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  
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  
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  
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  
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徃從之少  
未更事見亦弗疑後時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  
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于有仁既



博以因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  
我而笑世將用子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  
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  
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  
師及其從官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  
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  
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溫言厲卒然相  
逢忽若無意有所與友金石弗踰可以託六尺之孤  
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  
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見于外

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  
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為徒惟道非役  
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于行道實在天  
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  
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享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之  
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  
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  
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浴泉清心恬手柔



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過物賦形怪石噴列翠竹羅生  
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  
圖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翹  
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茶  
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  
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  
尚侈公門窈窕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  
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

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公翁  
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少君不羣介然老成  
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聞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  
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  
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  
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士晉鞠諸孤  
賦詩栢舟之死不渝惇匕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  
歸大君問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曾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旣逮其處也與衆雜告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䟽究觀始終疑者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寔蕪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旣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凡坐語言收昇藜棘竄逐邪



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  
葬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者  
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  
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  
良仰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  
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  
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  
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

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二子季子季婦實從此  
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  
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者歲行方閏氣  
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水行道殫仆居室困瘁始  
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  
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孰亡不淑而止於是南  
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實不  
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乎脫然而逝惟  
我夙業累爾幼稚興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  
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其權厝有間毋或恐怖二



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  
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寃而不昧識此誠  
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  
下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  
贈太子太師先姚程氏遂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  
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  
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適回江西流落嶺小奔  
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

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  
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與諸  
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月然念灑掃弗躬齋  
祭遐逝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  
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躡心不忘起瞻  
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巳未朔初五日癸  
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改祭于亡  
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



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  
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  
海前後七碁瘴氛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  
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  
翔雷雨決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求道路數千亦岷嶺  
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維  
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  
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  
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  
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謀古之遺直名冠多

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  
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  
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  
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  
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  
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  
家兄歸自南没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  
膺自嫂之亡旅殯西折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



少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輒是升道出頻  
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  
能榮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  
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  
饗

再祭兄亡端朋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  
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  
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  
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籍寐棋日予二人要

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獨  
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之夫兄遷于黃我斥  
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縶紳僂仰  
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  
之南黎螟雜居非人所堪不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  
得寐食何暇其如是四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  
頻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  
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  
斯耶昔始宦遊誦蒨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  
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



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也  
邾邾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  
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  
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且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  
饌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  
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  
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繾綣相從冒峻涉瘴初  
無咎言念我厄窮徃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

石不効卒殯嘗于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女悽然徃  
汝莫追撫此一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  
柩俱還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邾山兆域寬深舉  
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栢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  
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  
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  
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涓我老去國



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  
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  
弗寤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  
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顏內撫族黨  
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  
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  
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况在徐君家

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  
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  
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  
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惇嫁女  
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爲我  
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若奚爲隙駒  
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喪失官居汝啓處  
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求歎嗚呼  
尚饗

遣迨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  
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輟謹遣第二男  
承事郎監東嶽廟迺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師太師  
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輟自元符  
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楸即懷歸志孤拙多難事與  
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矣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  
溘然無復歸日遣迺代往周行兆域有志不獲涕泗  
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葬汝輟與婦史夙約歸祔常指  
庚穴以救諸子苟未卽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  
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  
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  
在陳我宦陳庠時始合弁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擘然  
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教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  
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  
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  
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  
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  
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



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遺而棄丹旄翩然死立  
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求已嗚呼  
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  
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  
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  
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  
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

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籓此忠賢公方在  
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門盃酒相  
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  
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  
言二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求懷仲  
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  
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  
汝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



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  
缺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  
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  
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疵行有利病勢  
有隆汗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  
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官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  
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忘師言未返而顛師  
亦不待與化俱遷遣卅與榮萬里來計開紙失聲悔  
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旣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  
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暴好徒

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  
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遙聰長老

紹聖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  
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  
逍遙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鈞萬里故鄉孰為  
故人師自吾蜀為鈞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  
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逍遙無師衆願  
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  
不治蟬蛻莫甯此心超然去住不疑鈞人懷思涕泣



卷二十一  
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樂城後集第卷二十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官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輒少聞其餘雖不圖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





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  
趙之工方園不以規矩雄傑備麗見者皆知愛之而  
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  
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  
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  
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  
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  
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  
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若純  
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  
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  
者存乎其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  
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  
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  
使先治此子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  
毀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眾異之  
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  
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子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



大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問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餽粥之不给。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

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



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後予學為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於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

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子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遣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駸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



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  
悲乎君之没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  
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  
其卒在適乎適東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  
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  
幾俟裔能立以昇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家羅浮之困獨與幼子過負  
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  
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

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  
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  
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  
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  
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  
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  
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  
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  
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  
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



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任。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予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俊。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

予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九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末  
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  
活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  
篆七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  
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  
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  
字曰御遜之子長曰鈞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  
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  
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  
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  
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  
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矣  
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  
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



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  
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  
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  
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  
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為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  
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  
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  
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  
隨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七流入即是涅槃  
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  
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  
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  
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



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爲設方便使知  
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  
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  
用不行晝夜中七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  
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  
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  
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七聞不住覺所  
覺空七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  
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

卽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  
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  
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  
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  
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  
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  
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  
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  
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之言經言



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惠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惠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庠、惕然有瘴暍之慮、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



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子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

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  
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  
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  
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也而予在應天幕府子  
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  
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  
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  
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  
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

大遭南遷之禍凡四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  
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  
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  
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  
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七日記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  
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  
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  
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  
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  
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  
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  
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



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毋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特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



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轉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竄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大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布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



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筭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

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



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特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次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適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闕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



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  
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  
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  
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  
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  
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  
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  
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貧爲累、先主納之、乃以  
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  
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

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  
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  
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  
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  
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  
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  
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克役、不習官  
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山錢、而無執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

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待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復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過大旱。飢疫並作。公詣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

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餽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



白居易復役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真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

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旨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一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



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公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析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謠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

澤注之惠氏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剽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射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  
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  
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  
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  
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  
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  
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公奏乞  
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並侍讀是  
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  
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敕有司嚴整伏衛尋遷禮部復燕端明殿翰林侍  
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  
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  
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  
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定又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  
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  
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



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  
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  
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比戎久和邊兵不試  
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  
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  
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  
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  
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  
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

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  
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  
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帶芥  
人無<sup>賢</sup>惡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窶  
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患人愛敬之居三年大  
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  
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  
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  
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



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  
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  
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  
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  
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  
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  
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  
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  
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邁  
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篋符篋籥篋籌明年閏六月癸

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  
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  
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  
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其中庸論其言  
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  
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  
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  
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  
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

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問之、一斤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六卷二十二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凡、誨我則師、皆遷于南、  
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樂城集後卷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答公下叙  
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  
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  
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  
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已、謹案  
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告州刺史、後世  
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  
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  
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  
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  
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  
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  
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  
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  
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  
補西京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  
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  
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特范文正公知開  
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  
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諫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  
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遷自乾德令  
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  
招討安退撫使詳公學書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  
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  
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  
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



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  
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  
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  
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  
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特所  
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  
予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  
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  
公之貶饒州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  
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

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  
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  
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  
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  
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  
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  
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  
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  
州徙治固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



州天峻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甯計有所欲言。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厭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彛人謀欲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



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續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帝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二十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真二府特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撫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



壤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公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仲昌曰者欲道商胡入

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上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



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又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公在兵府

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又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又以毋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



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  
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  
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  
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  
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  
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  
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  
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  
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  
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

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  
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  
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眾稱善乃  
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  
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  
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  
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  
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誅歌仁宗之聖以及  
諸公之貧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



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官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上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句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七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



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入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

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揚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



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八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奔故光祿寺丞裴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怨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是人歲轍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瞻子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熾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柅之

三起三饋成速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進實使之饋而復全淮天子明國克明帝心乃卒有

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



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爲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爲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須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強爲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柰何若叔弼不以

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未○至  
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難○世○以  
歲月○埃○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聞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予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後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遺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



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釜而饜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

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爲梓州桐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轍既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



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纆十歲而知饋饈父母以爲能  
既長奉<sub>巴</sub>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  
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  
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噐之亦即世生事  
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  
窶必脩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  
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  
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  
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  
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

代肄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園  
丘恩賜冠帔使肄以歸奉夫人肄迎養銅山夫人常  
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救之及其疾病肄剔股以  
具饘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  
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



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眾欲卻之雲曰疇昔  
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  
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  
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  
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  
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  
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  
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  
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  
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備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

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  
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爲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  
呂公湊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  
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邁治杭以謂上天  
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  
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  
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  
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  
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  
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



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遂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界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

茅竹自覆吳越間因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甃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盛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常曰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



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者秀州嘉興令陶豸有子得  
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  
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  
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  
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  
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  
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  
成娣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  
日出偈告衆七日奄<sup>然</sup>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  
千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

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大海惟是一濕性於  
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  
龍所遊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  
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  
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聘貽何暇說如  
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  
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  
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  
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



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  
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正水得風輒粲然以  
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  
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瞬息西方  
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  
為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  
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  
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  
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  
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  
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  
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  
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  
至而貲糧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  
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  
始杖策入山山又第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  
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



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劔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二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亶亶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道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栢將自爲窰堵波旣沒或言其不利改葬它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得之報一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曾律精不持道備不言



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  
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予豈堪比  
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行師入居之  
草木欣<sup>然</sup>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埃新塔巋然松柏離<sup>匪</sup>人所圖緣  
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日海月一日辯才皆事明智  
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  
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  
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  
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  
旣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sup>囚</sup>頂溫然  
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  
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予又  
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  
餘杭參寥師弔子穎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  
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  
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



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  
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  
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  
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  
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  
文通異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  
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  
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  
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  
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踟躕而逝年六十臘四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僂佷逾梁迎之  
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壽章安尊者以金篋擊其口曰  
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  
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  
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  
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  
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  
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  
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



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  
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  
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  
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  
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眾生會  
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孫曾由教  
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  
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



